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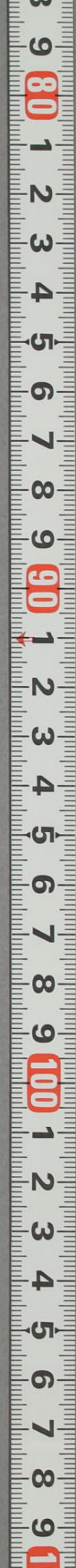


辨名考注

下

十一日

服部文庫
117
219
4



117
319
4

辨名考注下之下目錄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九則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序考

新名考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辨名考注下之下

理氣人欲五則

理者事物皆自然有之以我心推度之而有見其必
當若是與必不可若是是謂之理凡人欲為善亦見
其理之可為而為之欲為惡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
之皆我心見其可為而為之故理者無定準者也何
則理者無適不在者也而人之所見各以其性殊辟
則飴一焉伯夷見之而曰可以養先盜跖見之而曰
可以次糶呂氏春秋異用篇二人之得飴以養疾侍
也路與企足得飴以開邪取捷也淮南

理一

子說林則柳下惠見論曰可以養老盜是無它人各
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殊也故理者不窮之
則莫能得而一焉然天下之理豈可窮盡乎哉惟聖
人能盡我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
合其德中庸見故惟聖人有能窮理而立之極禮與義
是也故說卦所謂窮理者聖人之事而凡人之所不
能也故先王孔子之道言義而不言理是豈廢理哉
苟能執先王之義以推其理則所見有定準而理得
故也理者人所皆見故不待言也也先王之徒盛言

理二

理者莊子在宥篇說二邪是亂行德也說義邪是性
又秋水篇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又
盜跖篇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又無為君子
從天之理又漁父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
也廢先王之道故也貴自然故也老子大上下知有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孟子亦好
辯而欲言先王孔子之所不言者以喻人故曰理義
之悅我也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語但其以義連言
者孔子之澤未斬耳及至宋諸老先生生於千載之
後其操志之銳直求為聖人而不得其道也昧於古

言而不得其說也。獨喜孟子之若易讀而求諸己心。則不得不求諸其理焉。是其以理為第一義者。勢之所必至也。夫理者事物皆有之。故理者纖細者也。宋儒之意。謂合其細可以成其大矣。豈其然哉。銖銖而求之。至鈞而差寸寸。而求之。至丈而差漢書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自小何者。凡人所見者。小以至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小而聖人所見者。大也。所見者大。則小者不遺。聖人之所以不可及也。人苟循聖人之教而得其大者。則

理三

小者自不失焉。其或雖失之。亦無大害焉。何則。不失其大者故也。大者何。禮與義是也。聖人之所立極也。宋儒之尚理。其究歸於不師聖人而自用。是其所以失也。故雖不學之人。苟能思。則不為非理之事。若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則非君子不能辨之者。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不學故也。世之為宋儒者。猶且不以為然。必將曰。禮義者。誠聖人所立也。然苟不知聖人所以立禮義之理。而徒守其所謂禮義者。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由生焉。是宋儒務窮理之意云。

爾殊不知是其欲勝聖人而上之者亦不自揣之甚者焉何也是不循聖人之教而先欲獲聖人之心者也天下豈有之哉聖人之教詩書禮樂習而熟之默而識之則聖人所以立禮義之理亦可得而見之已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安可強也其知不至焉者則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篇是雖聖人亦不能使皆知也今必欲使學者先知其理而後行之則亦欲使學者人各操聖人之權也是安用夫聖人哉故窮理之失必至於廢聖人也仁齋先生

理四

以可倒置

曰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故其說理也死語孟字義理第二條聖人每以道字為言而及于言者矣其所以與聖人齟齬者何哉曰後世之儒者專以議論為主而不以德行為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為主則必歸于禪莊蓋道者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故其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曰天理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道也唯莊子屢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為其道故也所以措詞自不能如此吾故曰後世儒者以理為主者為其本又曰道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生化化之妙也若理字本死字從玉從里謂玉石之文理

可以形容事物之條理而不足以形容天地生生化
 化之妙也又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
 理言故聖人曰天道曰人道而未嘗以理
字命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蓋窮理以物言盡
 性以人言至命以天言即物而人而天其措詞自有
 次第可見以理字屬之事物而不係之天與人或謂
 聖人何故以道字屬之天與人而以理字屬之事物
 乎曰道字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化之妙也若
 理字本死字從玉里聲謂玉石之文理可以形容事
 物之條理而不足形容天地生生化之妙也蓋
 聖人以天地為活物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老
 氏曰天理言各有攸當此吾道之所以與佛老自異
 不可混而一之也按天理二字屢見莊子而於吾聖
 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二字屢見莊子而於吾聖
 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論之明矣象山陸氏曰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

理五

靜天人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
 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此等議論
 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子此等議論
 皆如痴人說夢夫道者聖人所立豈容以見道言乎
 又豈容與老氏對言乎夫道者所以安民也又豈容
 以生生化化言乎理從玉從里亦倉頡制字時淮南
 子本
經訓昔倉頡作書
 而天雨粟鬼夜哭且以此便記憶耳豈容泥乎且道
 亦本諸道路豈有死活乎祇道主行之理主見之老
 莊及宋儒皆主其所見故喜言理耳若以死活為說
 則老莊亦言道德其謂之何要之理豈容廢乎苟遵

聖人之教以禮義為之極則理豈足以為病乎仁齋

先生可謂徽美吹擊已學者思諸

德美吹擊辭九章

氣古不言之然論說之言則或言之如易傳曰陽氣

潛藏乾文禮記曰天地之盛德氣也尊嚴氣也潛藏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

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是也理氣對言者乃昉自

宋儒矣其意謂陰陽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是氣也往

者過來者續而有萬古不易者存焉是理也性理大

總論程子曰有形總無形只是道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一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

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曰天下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勉齋黃氏曰天道

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

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

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

氣萬殊北溪陳氏曰二氣流行萬古生不息不滅

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又四時部臨

川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運往來續木火土是以生

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是以生

滅者為氣以不生滅者為理性理大全論生死部五

也理者萬物之負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

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乃老氏二精粗之見莊子天下篇以本為精以物亦

佛氏色空之說也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其所謂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之愛想行識亦復如是
 萬古不易者亦唯四德之貞耳更有元亨利則是豈
 足以盡天道之全哉故能默而識之者精粗本末一
 以貫之何必以理氣為說乎且其說必至謂天地積
 氣也日月土石人物草木皆氣也性理大全理氣總
論朱子曰天地初
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
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
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在外常
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則其所
 謂氣者亦非古言矣如仁齋先生所謂天地之間一
 元氣而已語孟字義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各加
一字於陰陽字上者蓋所以形容夫一陰

氣二

者

而一陽一陽而又一陰生來消長運而要之皆非聖
不已之意也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
 人敬天之意則君子所不取也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周易上
繫辭傳
 之宋儒理氣之說又據此文以道為理以器為氣已
見
 可謂大謬已凡大傳所謂器者皆器用也如曰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曰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共上繫
辭傳文曰隼者禽也
 弓矢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
 曰象事知器共下繫
辭傳文是豈氣之謂哉如包犧氏為網

器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蓋取諸益下段系辭取象作器之義故云爾形而上者謂器未成形以前唯有易道耳至於其成形之後始有其器也皆主制器言也下文遂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比贊易之言道器變通事業皆以易言之耳如上章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又不以道器對言其義可以見

已豈非大謬乎如仁齋先生以生風是扇之道命骨之類是器伊語孟字義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以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為道體而就二家之說論之伊川之說自庶幾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旨但不可立道體之名焉耳然易以氣言伊川以理言則其說雖甚似外意則異矣若晦庵之說於聖人之書本無斯理蓋淵源先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曰此初聞朱說而誤會其義耳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子之意以為扇之生風是器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非也豈可指氣而為器乎亦味乎形而上下之文皆不知求諸辭之失也學易之道固當廣推一切而後易始成用然苟不先明其辭義而欲

非

廣推一切謬之所以生也人見道字動輒曰是聖人之道也曰是天道也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殊不知下文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豈所謂一陰一陽者乎合二者觀之所謂道者變通之謂也非易道而何其所謂器者凡如先王制作禮樂君子學以成其材德及治邦安民設其方略亦皆器之喻也然苟非先明變通之為道則不能為之是形而上下之義也本非語造化者焉夫學易固當廣推一切然其文各有所指豈容淆乎故易道與天道

氣四

先王之道所指自別後世不知古言主理不生辭所以失也

浩然之氣始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上篇我知其所謂

氣者非天地之氣矣又非若宋儒所謂理氣之氣矣

乃勇氣之氣也如史傳所謂使氣恃氣負氣云者也

南史劉穆之傳中子式之子瑀使氣尚人漢書李布傳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使氣也莊子達生篇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五代史周太祖紀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太祖十八以勇本主說大人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言之家語載曾子之行曰見大人浩浩孔子家語第

子行滿而不

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
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
浩浩是以眉壽是其所祖述也古之君子禮樂以成
其德自然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二句禮氣
儒行文鄭
法注云隕穫困迫失志之貌故不待養浩然之氣焉觀
孟子集義所注公孫丑上篇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則其時禮樂
既壞故有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方戰國之世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滕文公下篇彭
更問曰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養子攘臂張膽以與百家爭衡故
浩然之氣亦言其所得者乃所以為孟子也學者

人欲一

察諸

天理人欲出樂記其言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
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
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
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意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
事是故強顏脅衆以有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

齊名考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樂記之文止于此

此是論先王制禮樂以治民之意乃論說之言也所謂

謂人欲者即性之欲也即好惡之心也味其文意唯

言禮樂以節耳目口腹之欲而平其好惡而已初非

求人欲淨盡也也論語顏淵篇朱註又言為仁由己而

無難也日月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所謂天理者指

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人之所以殊於禽獸者而言即所謂天之性也亦非

若宋儒所言者矣人生而靜者謂其嬰孩之初好惡

未若是其甚之時也是非貴嬰孩之時矣其所謂靜

人欲二

者亦非若宋儒所謂寂然不動矣周易係辭上易無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傳子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

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

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性理大全為學總論靜字條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敬交

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

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

靜相因展轉迷亂矣亦指其好惡未甚之狀以形夫

後來好惡之躁動也唯樂道性情故以好惡動靜言

之如下文所謂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可以

見已足皆論說先王制作禮樂之意也豈以天理人

欲為工夫之條目哉。以天理人欲為工夫之條目者。自程子始。性理大全。性理論仁。北溪陳氏曰。程子曰。以心言則知此。如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言則知此。如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之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歸。不同。而其旨意。所擬。程子與邵子善。而服其聰敏。蓋見邵子之數加一倍法。陰師其術。以御聖人之道耳。伊洛淵源錄。邵康節先生行狀遺事十五條之一。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

人欲三

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指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起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攔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邵子之學。數也。性理大全。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誦。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

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四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竒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百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星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本於易易以統萬疑決幾故萬物觸目折為兩片固其所也程子之學貴知主見之而苦夫聖人之道渾渾爾故

人欲四

借邵子加一倍法折以二之取諸樂記之文以飾其言自是之後遂為後世儒者之常言也然其所指以為天理人欲者既非樂記之意而其以為工夫之條目者亦大戾於先王孔子之教焉蓋先王孔子之教養以成其德則惡皆化為善矣豈有二者之目哉宋儒之學貴知主見之專以是非之心見之故必欲折為兩片者亦勢之所必至也故欲闢佛氏及陷於彼真如無明菩提煩惱之說傳燈錄六越州大慧海禪師錄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真如否師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

薛名考

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知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尚師曰若了了易性者如摩尼珠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記信論義記曰真非為妄如者性無改異法界次第云無明迷惑不了之心名為無明翻譯各義集法寶衆名篇曰菩提覺也又云肇師云道之極者稱曰菩提又煩惱惑業篇煩惱菩提體元一矣涅槃生死見有二云云別行記云任運起者名為煩惱止觀云昏煩之法惱亂心神與心作煩合心得惱

哀哉
陰陽五行二則

陰陽者聖人作易所立以為天之道者也周易說卦立天之道

陰陽

曰陰與陽所謂極也學者以陰陽為準以此而觀乎天道之流行萬物之自然則庶或足以窺之也然至入事則不然何則聖人不立此以為人之道故也後世說陰陽者其言曼衍遂至被之人之道謬矣且易主占筮以稽其疑以決其幾故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出奇偶則亦不出陰陽判以為二故也聖人之道主行之行之者貴一是其所以不與它經同也學者察諸

五行始見虞書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尚書大禹謨禹曰水

序考

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俞
 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言
 地上之六物也利用厚生之道所用之材不出是六
 者然五行之名則至洪範始有之曰一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
 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五行一

麟羸例置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
 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傳其學者
 遂以五行合諸五事庶徵以為人君之德感天之事
 也其以五行配諸五味則傳記所謂五聲五臭五色
 之類月令孟春之月其蟲鱗其音角其
 味酸其臭羶居青陽左个之類洪範時既有
 之而所謂雨暘燠寒風亦似始以天之五氣言之蓋
 天地之間物無筭而不出水火木金土五者動物無
 筭而亦不出羽毛鱗羸介五者聲色臭味亦無筭而
 不可得而端倪也聖人各以五紀其類以象之而後

麟羸例置

人始得以別焉。日月亦無算也。以干支紀其名。而後人始得以命焉。物之數不可得而窮極也。聖人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名。而後人始得以算焉。以此觀之。五行者。聖人所立。以為萬物之紀者也。辟諸富商。以紀號別。其貨豈必有其理哉。亦御繁之術已。然聖人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其立數紀物。亦有所法象。天地以神明其德。是五行之說。所以興也。祇洪範五事。庶徵以類相感。醫書五運六氣。及聲色臭味。以察人臟腑。素問金匱真言論篇帝曰五臟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

五行二

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為歲星。是以春氣在頭。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臟。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為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氣腥。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故善為脉者。謹察五臟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精於皆似實有其理者焉。意者。殷人貴鬼。禮記樂記。殷人尊神。

序考

五常一則

五常始見秦誓尚書秦誓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未

審何謂也仁義禮智並言者始見孟子及喪服四制

孟子告子上篇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盡心上篇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禮記喪服四制思者仁也理者義也然未以為五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常然荀子譏子思孟子造五行詳見辨道第八章考注

義禮智則豈昉孟子邪至於漢儒始以仁義禮智信

為五常以配諸元亨利貞木火土金水見辨道第八章考注又漢

書董仲舒傳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尚書益稷出納五言孔安國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

五常一

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又詩大雅烝民鄭箋天一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孔疏引中

庸鄭注而宋儒因之性理字義五者謂之五常亦謂

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

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心中只

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

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四位之中木屬

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

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言

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

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然史記樂書以仁義禮

智聖配宮商角徵羽而無信史記樂書故宮動脾而

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

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孟子

序考

亦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盡心下篇則與之合焉
 王弼以貞配信為水王弼此說未見所在但孔穎達
夏也義於時配秋貞於時為冬又曰元則仁也禮則
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云云此蓋据王說來者焉
 則與諸家殊焉孔安國註孝經以父慈子孝兄弟
 弟婦順為五常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傳五品謂五常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孔
穎達疏文公十八年左傳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
兄弟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又秦誓孔安國傳
輕押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孔穎達疏五常即五典謂
父義母慈兄弟友弟恭子孝惠按孝經當作尚則大殊
書注文又當作父義母慈兄弟友弟恭子孝

極一

焉可見皆出於一時論說之言而古所不傳已至於
 宋儒則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信四德五常見為儒者
 第一義而未有敢議之者皆不知古之失也

極二則

極者謂先王之立是以為民之所準據者也詩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文篇又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高頌殷武篇大學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周禮曰以為民極家宰職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祭義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皆是也漢儒訓極為中

序考

前見蓋先王建之以使賢者俯就而不肖者企而及之
 故極有中之義非直訓中也朱子以為至極之義
注詩經周頌思文曰極至也德之至也洪範蔡傳極
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
取正焉者也又朱子語類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
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為中
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向所標準如建邦設都以為
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烝
民莫匪爾極來年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為
準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
 矣是其意謂以君躬行人倫之極以為萬民標準也
 先王之道立人所皆能者為教豈至極之義哉祇人
 所皆能者莫至焉則亦在所見如何耳然極字之義

以準據為主意它皆傍意如北極亦人所以為準據也

易有太極漢儒以為元氣

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

云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注孟康曰元氣始起於
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一師古曰函
讀與含同又上繫辭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
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
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
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河上公章句云道姓所生者
一也此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二氣分為天地
人也此三生萬物也又云生而不有者元氣生萬
物而不宋儒以為理之尊稱性理大全理氣總論朱
有也
字又云大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
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

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
 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北溪陳氏曰太極
 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皆
 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曰極至皆
 非也易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太極者謂聖
 人所立以為準據者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莫非示民所準據者是則又其統會者故曰太極
 即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故大傳又曰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辭傳豈不然乎蓋伏羲仰觀而俯察
 以見夫無適非陰陽剛柔者河圖之數五十有五上繫

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見夫無適非奇偶者六十四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卦三百八十四爻豈它哉以見夫陰陽剛柔之中又
 有剛柔陰陽無有窮盡故畫之耳故唯陰陽剛柔易
 所由出讀易者亦必以此為準據可以得其義也由
 是而畫一畫者二是兩儀也又畫二畫者四是四象
 也又畫三畫者八是八卦也老子亦學易者故多說
 謙損卑退之道老子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
 或隳是以聖人去其去者去其去者去其去者去其去者
 生三三三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

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 其所謂一生二

二生三者亦是義解其書者乃曰道生天地是一生

二天地生久而三才立是二生三林希逸注老子曰

也三三夫道生天地得言一生二天地生久豈得言

二生三乎亦不知而妄說已漢儒以兩儀為天地見

註又呂覽孟夏紀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

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注兩儀

天地也亦其意而傳會以乾元坤元故曰太極者元

氣也夫乾元坤元傳既分而言之豈有一元氣乎且

一元氣渾渾爾何以得謂之極哉凡古所謂極者皆

所以示民也必不然矣宋儒貴精賤粗故立理氣之

說而以理為太極然大傳三極之文其謂之何其妄

可知已大抵極皆以易見者言之使人不惑而諸先

先生乃以其高妙難見者言之使人惑亦不知古言

故也

學九則

學者謂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在詩書禮樂故學

之方亦學詩書禮樂而已矣是謂之四教又謂四術

禮記王制樂正崇曰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者

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序

義之府也。禮樂者，志之則也。已德者所以立也也。義者所以從政也。故詩書禮樂足以造士。然其教之法，詩曰誦書，曰讀禮樂，曰習。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之月，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春秋教以禮樂，又直教以詩書，假以歲月，隨陰陽之宜，以長養之。使學者優柔厭飲于其中。杜預左傳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藏焉。脩焉息焉游焉。禮記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自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玄註藏謂懷抱之修習也。自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間暇無事於之游。然德立而知明焉。要在習而熟之久，與之化也。是古

與子二

述而篇

之教法為爾。論語所謂博文約禮者是也。子罕篇顏淵之語雖然先王之道所以安民也。故學先王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學不可得而成矣。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苟其心常依先王安民之德，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終食之間不敢與之離，則德之成也速，而可以達先王之心也。雖然先王安民之德大矣，故孔門之教又必依中庸所謂孝弟忠信是也。譬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由此以進，庶乎足以馴致高明廣大之域。其說且於論語中章。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序考

之本與又顏淵篇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中庸子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君子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類學者所當竭力也是孔門之教非故求勝於先王之教蓋世衰賢者不用退而獨善其身者不為鮮矣則或忘斯道為先王安民之道者勢之所至也故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成德之要焉世衰民不興行中庸之德乃鮮矣基之不立何以能學故孔門之教又以

孝悌忠信為進德之本焉是以雖千萬世之後學聖人之道者必以詩書禮樂為本業以依仁與中庸求成其德則亦為不畔於先王孔子之教已

朱子論語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學而篇註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仁齋先生曰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得盡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也而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悟於古人用筆之

妙也。語孟字義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也。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者，既久而後自覺悟，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

是二先生皆不務學聖人之道，而務與聖人者耳。故欲效法聖賢所言所行，以悟聖賢之心，辟諸大匠授人規矩，而其人不得其規矩以學之，乃欲效法大匠之所為，以悟其用斤之妙，則其不傷手創，與者幾希矣。豈不謬乎！且學之為言，效也。本言效之音轉為學之音，已然。效學，一分豈可即以學為效乎！徒以字義

為解，苟使無先王教法，猶之可也。今舍先王教法而欲從其所好，乃旁援字義為之解，適足以見其不學之過已。且孔子之所傳，非六經乎？當其時亦安知有所謂論語孟子者哉？蓋宋儒以論語孟子合諸大學中庸，命曰四書，加以小學近思錄之類，以立一家之學，其意既已弁髦六經。昭公九年左傳：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也。

是為宣如弁髦而因以蔽之。註：童子垂髦始冠，必一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蔽之，弁亦冠也。

尚且有所忌憚而未敢明言之，今觀世之傳其學者，可以見已。至於仁齋先生乃公然抗言而曰：三代

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闢直至孔子始斬新開闢猶
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前之書當以
三代以前之說求之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七曰解之
語孟果其說之是乎孔子所苦心訪求者乃為無用
字義之長物而門人孟子之功反大於孔子豈不妄說之
甚夫故不本諸先王教法而別立學問之方者皆非
孔子之旨學者其思諸

朱子知行之說本於博文約禮論語學而篇大全朱
致知力行而言性理大全為學終論朱子曰聖賢說
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

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
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然古
所謂知行與博文約禮所指不同也博學於文文謂
詩書禮樂故其所學而知者在知言在知禮在言則
謂知其文義已在禮則謂知其節文度數已不必求
深知天地萬物之理性命道德之奧與禮樂之原也
約之以禮謂踐禮已其所學而知者在外而不在己
至於踐禮以行之而後其散而在外者收斂以歸諸
身故曰約之亦不必求諸心也是博文約禮先後之
序為爾至於知行則不然知者謂真知之也行者謂

力行之也。力行之久，習氣之至，而後真知之。故知不
 必先行，不必後知。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說行
 必力之，故曰艱知不容力，貴默而識之。故曰非艱古
 之道為爾。朱子又據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以立知先行後之說。性理大全為學總論，朱子曰：無
 自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答吳晦叔書
 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
 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
 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
 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
 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
 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
 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

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
 畧已小成矣。於是乎此而教之以格物致其
 知矣。致知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
 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學天地萬物之理，而
 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
 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
 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
 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其
 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
 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
 唯女命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之則由行此
 而又知其所以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之則由知
 至而又知其所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
 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
 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
 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治。治人者，始有不齊也。但
 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

若曰必俟知至而后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
 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
 輟以俟其至而后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
 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
 外精粗自殊不知大學所謂格物者亦謂習其事而
 無二致也然盡心上篇孟子曰人之有唯德生慧唯術生知亦
 然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朱熹大學章句格至也
 古言也朱子以窮理解格物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殊不知窮理者贊聖人作易之言也豈
 學者之所能哉天下之理不可窮盡故立一旦豁然
 之說以濟之道大學章句詳見辨夫小道小藝亦皆有

悟然一事有一事之悟一節有一節之悟嚮者所不
 知今者忽然知之謂之悟然豈有所謂大悟者哉浮
 屠以出離生死為學首楞嚴經卷上佛言善哉阿難
 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
 皆以直心又維摩經弟子品法無壽命離生死故
 而生死不可出離故有大悟之說景德傳燈錄卷一
 傳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象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
 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求出家非為身心
 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答曰夫出
 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
 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
 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受
 具足戒又傳法正宗記以二月七日入正三昧八日
 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成等正覺陞金剛座

今推以合諸聖人之道，豈有之乎？果其說之是乎？非行之艱，知之艱也。其於經文，豈不相反乎？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格物之功效，可見其不必分先後已。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傳習錄愛因未會先生知行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之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個只是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行，看說如好好色，如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

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又不知痛，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了。知饑，必已自餓了。知痛，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是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又說一箇，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實行妄作，所以必說一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道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識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間說話。惠按：愛徐愛宗賢、黃宗賢、惟賢、顧惟賢、並王守仁門人，可謂聰敏之至矣。然亦不知遵先王之教，豈不惜乎？

朱子居敬窮理之說

朱子語類論語雍也篇仲弓問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可行簡性理，大全為學議論。朱子曰：學者工夫唯在

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又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工。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其過在不遵先王之教，求理於心，而心昏則理不可得。而見之故，又有居敬之說，以持其心。心豈可持乎哉？皆臆度以言之，而未嘗親為其事者也。故其說

如可聽為俗人所悅皆出於私意妄作非古之道也
 孔子好學論語屢以自道宋儒不知其義以為謙辭
 公治長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大全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
 謙辭又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論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朱註此仁齋先生以為稽古補偏論語述
 亦夫子之謙辭也義述而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
 德賢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皆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
 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況往聖典則布在方策述之
 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為夫子之言蓋慎安
 意造作也又陽貨篇六言六蔽章古義蓋六者皆天
 下之美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

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皆非也夫
 成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學問之功者哉
 道者先王所立非天地自然有之焉生民以來數千
 載更數十聖人之心力知巧所成而非一聖人終身
 之力所能為故雖聖人不學不能知道是孔子所以
 學也後儒徇聞老氏之說詳見辨道第以為道者天
 地自然有之苟有聖德則道舉而措之故其說皆窒
 碍不通矣亦見仁三則

仁齋先生曰學問以道德為本見聞為用非若今人
 專以讀書冊講義理為學問者比焉語孟字義學問
 以道德為本以

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脩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少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言得之矣而殊不知學者學先王之道以求成德於己耳故道德之外豈有它哉何本末之有也且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子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賦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今以讀書冊為非世所謂道學先生自有此俗能豈

不醜哉且所謂見聞為用者引子張干祿見上是自然自次者幾希然自次者幾希學問之道以信聖人為先蓋聖人知大仁至而其思深遠也其所立教人之法治國之術皆有若迂遠不近人情者存焉史記孟軻傳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乃後儒好自用其智而信聖人之不深故其意謂上古之法不合今世之宜遂別立居敬窮理主靜致良知種種之目焉是皆其私智淺見所為耳殊不知道無

古今一也。設使聖人之教不合今世之宜，則亦非聖人焉。故學者苟能一意遵聖人之教，習之久，與之化而後能見聖人之教，亘萬世有不可得而易者也。讀書之道，以識古文辭，識古言為先。如宋諸老先生，其稟質聰敏，操志高邁，豈漢唐諸儒所能及哉！然自韓柳出而後，文辭大變，而言古今殊矣。諸先生生於其後，以今文視古文，以今言視古言，故其用心雖勤，卒未得古之道者，職此之由。及於明，滄溟先生始倡古文辭，而士頗能讀古書，如讀後世之書者，亦有之。

祇其所志，僅在丘明子長之間，而不及六經，豈不惜乎！然苟能遵其教，而知古今文辭之所以殊，則古言可識，古義可明，而古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學者其

留意諸

此章義已出辨道考註，又四部稿李于鱗先生傳，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

滄溟，云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
大學小學學校之名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子考

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朱子以為學問有大小之分者，大

章句序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非也賈誼所言唯以大事小事大節小節所以分也

節言之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灑灑大道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灑灑人無由入正人十陪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械櫜薪之楛濟濟辟內則所載十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歲至二十歲其所學次第可以見已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學居者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

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玄注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孔疏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注云玄謂五禮者吉凶賓軍嘉六樂者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鄭司農曰五射者白矢參連刺注襄尺井儀五御者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方田粟米差分少廣高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而朱子以屬小學之事而別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大學所教豈然乎大學所言工夫唯在格物而致知以下皆其效驗已大學在郊小

學在公宮南之左而鄉曰庠術曰序家曰塾禮記學記古之
 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註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是小學與
 庠序校殊焉庠序校塾為鄉術州里人所游而小學乃世子所習禮處賈誼所言亦世子之禮則朱子之說豈非謬乎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夏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曲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內則此文止次第則此引內則當作王制是庠序學校瞽宗皆所習之禮不同故其宮室之制亦異是其所以殊名也大學具庠序瞽宗之制亦可見已朱子一槩歧為大小學者豈非謬乎王制曰凡入學以齒辨出學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

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是古所謂入學謂
適學也非若後世養生徒於學者也朱子昧乎古禮
皆謬矣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文者所以狀道而命之也蓋在天曰文在地曰理周

上繫辭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道之大原出於天漢書董仲舒傳

道亦不變古先聖王法天以立道故其為狀也禮樂

粲然是之謂文論語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子罕篇

語之是直指道為文也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是形容聖人之德而言其能法天也堯典曰欽明文
思是道雖自古有之禮樂未立堯之思深遠乃始作
禮樂故曰文思也是堯舜以後所謂道皆文也如夏
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前見世儒見以為至周始文矣殊
不知是論說之言就禮而論三代之道均之文矣而其
因堯舜之道制作禮樂故三代之道均之文矣而其
所以為文者乃有三者之異是其時風俗所尚自不
同然當其時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
禮為文自後人比茲三代之禮觀之乃有是言也豈

容據是言而謂夏殷無文哉先儒又據是言以為文質如循環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小人之儻故救儻莫若以忠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可謂文敬矣夏殷損唐虞之文為質者皆益非矣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可見忠質文本非一定之論已又如禮器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是論說周公所以制禮之意而言周禮有此數者不同也又如曰禮有本有文禮記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本也文也無本不是亦論說所以制禮之意而就一禮言

之本者禮所由起也文者脩飾之以成禮者也段如射其所由起在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周易下繫辭弦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是本也後來聖人以禮樂文之是文也射不主皮儀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論語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之道則聖人之意專在習禮樂以成德而其失本意與否則有不暇問者焉如燕饗之禮其始亦唯在飲食之耳周禮春官大司馬之職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後來聖人以禮樂文之則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禮記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

詳考

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
 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其意非專爲
 飲食也是所謂文也是聖人之意全在文而不在本
 焉後世儒者徂老莊之說貴精賤粗之見老子含德
之厚比於
 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不搏骨弱筋柔而
 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莊子刻意篇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
 精又秋水篇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
 所不能分也不能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不能論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乃以本爲體以文爲用又不知古
 言直以本爲質可謂謬矣
 有對質言者如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篇又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論語顏淵篇皆以人言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類
 文者謂興詩書禮樂其言辭威儀煥然也唯質而無
 文鄉人而已學而成德然後爲君子但其有質行而
 文不足者未免鄙野之謂文而無質行者其所學不
 能成德唯記憶耳故以爲史也如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論語學而篇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皆言雖有質行不學
 未免爲鄉人焉如曰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子貢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微云蓋
 詩素以爲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
 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米益明美質學禮
 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米也布素何施
 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曰忠信所以進德言九三曰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君子進德比
 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皆
 苟無質行雖學文不能成德焉此皆非論說之言與
 前所引就禮而言文質者殊也又如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論語八佾篇以人行禮言之奢者務備物而後
 用也儉者務節用也是非其所行之禮有質文之殊
 矣均行此禮而務備物者爲奢務節用者爲儉觀曰

今也純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
 從之則其義自明焉後世儒者不察其辭義所在以文
 質爲解論語八佾篇林放問禮之本章朱注在喪禮
 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
 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
 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又子夏問曰巧矣哉
 又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章大全新安陳氏曰先
 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
 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
 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
 則有彬彬所以失也大氏君子所以爲君子乃以文
 文卽中也非取文質之中也是聖人立教本意爲爾

學者察諸

有對禮言者如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子罕篇

是也是文指詩書禮樂言之然詩書禮樂在外苟欲

成仁於己則在以禮守之是禮乃文中一物其言若

不倫然古言為爾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見己亦喪是喪禮亦吉凶軍賓嘉之一而禮與喪

對說可以見已

有對武言者尚書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

下君禮記雜記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

質本末

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

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家語相魯

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武謂戲

亂而禮樂之治在平日故對言之非若後世歧文武

二之者比

如論語夫子之文章及堯煥乎其有文章論語公冶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可得而聞也又恭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

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巍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皆指禮樂

言之是聖人之功業也

質有不對文言之者如曰質直好義論語顏淵篇亦

詳考

謂其為以殼已

本末猶源流也凡所謂本者皆謂其施功所始也如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篇孟子曰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篇孟子曰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也後世有本體本心之

說朱熹大學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孟

子公孫丑篇朱注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古

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古

書所無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篇亦

言行仁政必自孝弟始也如喜怒之未發謂之中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乃言聖人之立道率人性

以立之亦語道所由始也

體用之說古所無也仁齋先生辨之為是語孟字義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真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

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學

者扭聞其說皆以謂吾儒與佛者異處唯在於用上

而至其理之體則本甚相近可謂亂道之甚也夫有

斯本則必有斯末有斯末則必不可無其本非徒於

其用處相反其體之相異猶水火黑白之相反生死

人鬼之相隔瀛子不可相入若謂愈近理則所謂同

浴而笑人之裸體者而儒之與佛何相反之有若

本起於近世顯微無間從伊川用此二句入于易傳

體用

序中儒者視以為至珍至寶而不知其說本自禪學
來夫佛者以寂滅為吾真體而不能滅人事故說
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殊不知此一
陽天道之全體仁義相行人道之全體外此無所謂
體用則理為體事為用體本而用末體重而用輕近
思錄論道體存養諸卷都為學問之本根而論孟等
書反為無緊要之書主靜無欲等說獨為其體而孝
弟忠信總為之用其害道特甚論語學而篇古義論
曰舊注曰禮之為體雖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
聖人之道不過倫理綱常之間而各就其實用工
而未曾嘗登心省慮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
禮智亦皆就己發用工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
說外倫理綱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
應剛故說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
華嚴經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
儒中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

用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决裂
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而
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禮運
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矣不可不察禮運
曰仁者順之體也禮記禮運仁者義也燕義曰和寧禮
之用也皆謂體順與用禮已

經權四則

經者大綱領也以來持衆緯言之如經禮三百威儀
三千前見經禮者禮之綱其中兼有許多節文威儀如
經持緯然故謂之經禮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禮記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此九者為治天下國家之大綱領其中亦各有許多方法故謂之九經或解為百萬世不可易者中庸大丘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又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殊為不通

經國禮記隱公十一年九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經

界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曰夫仁政必自平皆以法制

言之經國者開國之君所立大法制大矩矱凡百禮

儀制度皆藉是以之亦如經持緯然故謂之經經界

亦井田之大界分故謂之經耳

經傳後世有聖經賢傳之說以聖人所作為經賢人

所作為傳者大學章句序古者大學教人之法非矣

詩書禮樂謂之四教謂之四術見是誠聖人所立然

書紀于史官詩或出田畷紅女禮樂固聖人作之而

其筆諸書昉於孔門禮記雜記血由之喪哀公使孺

是子書又子夏作樂記之類豈得謂之聖人所作哉漢諸儒皆各

作傳豈自以為賢乎且經之名古未聞也觀於莊子

十二經墨經之言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往見老聃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其說曰六諫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又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則昉於七十子之後邾益古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則昉於七十子之後邾益古稱本業為經亦持衆緯之謂也經之文至簡令墨由衆義故以為名漢儒解為常孔安國古文孝謂聖人之經序經常也經萬古不易非矣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說者謂離析章句鄭玄注學記曰離經章斷句絕也又非矣方其始受業時章句既析豈族一年之久俾其自析哉離麗同如麗於刑之麗尚書呂刑苗民弗由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椽黥越為麗刑并制國差有辭周禮大司寇職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

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小司寇職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法律家以罪名與律相比附學者亦然義各隨其所取與經相比附是謂之離經視其善用古法言也觀於此文則似亦自古有之耳至於傳乃弟子記其師所傳故謂之傳如春秋有左氏有公羊有穀梁詩有齊有魯有韓有毛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年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公羊子名高穀子名喜又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毛詩註十卷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台齊詩韓嬰作韓詩又儒林傳毛公趙人也皆所傳殊故也後世胡安國治詩為河間獻王傳士皆所傳殊故也後世胡安國

作春秋傳程子作易傳朱子作詩傳蔡沈作書傳

淵源錄胡文定公行狀略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初王荆公畫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尚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二十年乃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伊川先生年譜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伊洛淵源續錄文公先生行狀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

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子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共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皆取諸其臆果何所傳可謂妄已

權漢儒以經對言公年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又韓詩外傳卷二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又史記自序傳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又周易下繫辭傳巽以行權韓康伯注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所以行權也又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權者反經而善也又後漢周章傳論曰孔子稱可與權權也者反也常者程子非之論語子罕篇集注程子曰漢儒以反也

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是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是矣。仁齋先生據孟子而謂當以禮對權。語孟字義。漢儒以反經是經。即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遂以為權者反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為此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盡權。即是經。即是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意。在亦是矣。是漢儒解經為常。故誤耳。經者國家立制度大綱領。夫經而可反。豈可以為經乎。禮節目甚繁。故

至其末節則變而從宜。已仁齋先生乃曰禮可隨時損益。見殊不知孔子所謂損益者。聖人制禮時之事也。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且所謂權禮亦有之。喪服四制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後世儒者。汨沒四書。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故有種種贅言耳。先儒曰。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也。朱語類論語子罕篇。可與共學。章或有書來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即經也。人須着子細看。此項大段要子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武放。伊尹放。甲此是權。

序

也若日日時時之則成甚世界了性字義經所
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合用
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及實與經不相悖經
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
說得亦好蓋經則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
臣定位亦好蓋經則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
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
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
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胎召仁
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仁
齊先生曰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放伐可
謂之道不可謂之權語孟字義先儒又謂如湯武放
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
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
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故為天
下除殘謂之仁為天下去賊謂之義當時藉合湯武

權三

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有若湯武者誅
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天下能之子嬰
被殺於咸陽隋煬受戮於江都非項以宇文所能為
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唯湯武不徇己之私
情而能從天下之所同然故謂之道漢儒不知此理
故有反經合道之說宋儒有權非聖人不能行之論
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皆不知道為妄哉所謂權者
如舜不告而娶是也孟子萬章上篇萬章問曰詩云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
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
父母是以伊尹放太甲大臣之道為爾豈得謂之權
乎湯武放伐聖人之事也聖人者道之所出故古無
論湯武者後世儒者傲然自高以聖智自處妄意謂

論湯武者

道先天天地生見於有是妄說豈不僭乎

物一則

物者教之條件也古之人學以求成德於己故教入者教以條件學者亦以條件守之如鄉三物射五物

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四曰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玄注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于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于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和

物一

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數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是也蓋六藝皆

有之成德之節度也習其事久之而所守者成是謂物格方其始受教而物尚不有於我辟諸在彼而不來焉及於其成而物為我有辟諸自彼來至焉謂其不容力也故曰物格格者來也教之條件得於我則知自然明是謂知至亦謂不容力也禮記大學古之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身

其意欲誠其意也先鄭玄解大學訓格為來格來也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古訓
尚存者為爾朱子解為窮理大學章句知猶識也推極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物格而后知至章句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又傳之五章下章句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窮理聖人之事豈可望之學者哉且其解曰窮至物理是格物加窮理而後義始成焉可謂文外生意豈非妄乎且古所謂知至者謂得諸身而後知始明也

物二

而朱子欲窮在外者而致吾知可謂強已且如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亦謂學問之道也學而成德於己以其後來統會者言之故曰仁也所受教件有成功是所謂物格也物格而后知至故曰知也又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篇亦謂此也教之條件其數甚多故曰萬物皆有於我之事也故曰皆備於我習之熟而後為我有為我有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二句中庸語已見是謂反身而誠不爾謂天地間之萬物備於我則孟子時豈有此荒唐之

評三考

論乎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陸德明定皆不知古言

之失也又如其次致曲誠記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亦謂學由禮而有諸身也曲禮

在彼習之久而身有之亦如自彼來至故曰致古學

問之道可以見已又如大象傳曰言有物而行有恆

周易家人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孔子語蓋古之

君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所言皆誦古言如左傳

卿大夫之言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之類昭公十

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論語顏淵篇顏

物三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昭公三十三年左傳初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論語顏淵篇仲弓問仁子曰出皆孔子所以為教也

如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懷寶迷其邦論語陽

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又如宋

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

天也口多微辭可見古人學詩其言爾雅如此漢書

儒林

傳文章爾雅師注爾雅近正也是皆所謂言有物也言其不任臆

肆言必誦古言以見其意也古言相傳存於宇宙間

人記憶古言而在其胸中猶如有物然故謂之物若

任臆肆言則胸中莫有所記憶莫有一物是無物也

曰行有格者言不待格徒記憶古言而言之耳至於

行則必求得諸身故曰行有格格則恒久故又曰行

有恆其義一矣

君子小人二則

君子者在上之稱也子男子美稱前漢賈誼傳注服虔曰子者男子美

君子

號儀禮士冠禮鄭玄注子男子之美稱而尚之以君

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為職故君尚之子

以稱之是以位高之者也雖在下位其德足為人上

亦謂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尚書周官嗚呼凡我

慎乃出令論語學而篇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類古之人學而成德則

進之士以至大夫故曰君子者成德之稱周易乾文

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禮記文王世子君子曰德

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後世儒者老莊內聖外王之說淪其骨髓遂忘先王

之道為女氏之道故其所謂君子者多外仁以言之

評

流

其失之遠甚焉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篇

豈不然乎然其所謂仁或以慈愛言之或以人欲淨

盡天理行言之見則雖有孔子之言無能救於其謬

豈不悲乎學者以論語諸書言君子言仁諸章求諸

古義庶或不失焉耳矣大氏古之學詩書禮樂故君

子修辭達政禮樂以文之是謂之成德周易乾文言

所以居業也論語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憲問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亦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外乎此而語成德以心以理皆非三代論君子之義

王霸一

也

小人亦民之稱也民之所務在營生故其所志在成

一己而無安民之心是謂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雖

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謂之小人經傳所言或主位

言之或主德言之尚書大禹謨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論語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所指不同而其所為稱小人之意皆不出此

矣後世諸老先生所為道皆淑身之說勝而無安民

之心亦小人之歸哉學者察諸

王霸一則

王霸之辨古所無也。觀於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論語憲問
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
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書載秦誓尚書周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
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孟子告子
下篇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則孔子未嘗以霸為非焉
王與霸其所以異者時與位耳當春秋時豈有所謂
霸道哉使孔子見用於時亦必為管仲也管晏書今
在焉其間不無後人附託者其文辭較然自殊故擇
其真者讀之則儒者何別也是其時莫有所謂霸者
之道者審矣及於戰國時孔子之徒誦說二帝三王

王霸二

之道時君厭其迂遠濶於事情見則有飾管晏之說
進者是其人之道而非真管晏之道也孟子之與其
人爭亦以其人所稱說者為霸道耳何則孟子曰以
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丑是
言五霸德劣故其道不足稱說已何則以力言之是
言其號令諸侯者而非治民者也所謂仁亦言其仁
鄰國者而非言仁民者也夫為方伯者欲約諸侯其
輔王室德不足而假力亦不得已之事豈可以罪

言

評

其人乎。上湯假七十。下文王假百里而興。見孔子無尺土之封。則不能興矣。是雖有德。豈必不假力乎。故桓文之罪。不在以力假仁。而在尊王室為名。以濟其私。而孟子不言者。在戰國時。無尊王室之事故也。故孟子之言止言此。以見其道不足稱述耳。亦爭宗門之言也。後世儒者不察其文意。所在置然。以謂王霸之辨。儒者第一義。語孟字義。王霸條。王霸之辨。儒者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此王霸之辨也。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其言雖近。似然而推度之。見非知王道者之言也。蓋王者之治民也。以子養之。

王

王霸二

霸者。之治民也。以民治之。以子養之。故民亦視上如父母。以民治之。故民亦視上如法吏。如重將。雖奔走服從。從其命之。不暇。然實非心服。有禍則避。臨難則逃。不與君同患。難其設心之異。在毫釐之間。而民之所以應上者。有霄壤之隔。非徒粹駁之異而已。豈不謬哉。其乃至與任法術者。竝稱亦不知倫之甚也。何則。任法術者。以治其國。言之者也。以力假仁者。以號令諸侯言之者也。所指各殊。豈可比竝乎。仁齋先生曰。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霸者假德以行之。而不能真有其德焉。及其其益衰。而專任法術。不復知假德。於是刑名之學焉。

語孟字義。又曰。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然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所恃也。霸者以法為本。而

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所恃也。霸者以法為本。而

假德以行之然而不此實有其德及乎五霸既沒時
世益衰而專任法術不復知假德於是有刑名之學
王不待雜霸霸不待任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
當霸霸不能當王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是皆
不知文義之言也已若論治其國之道則孔子所謂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是
文武桓文之辨也然桓文時先王之澤未斬先王之
禮尚存其所用亦得入故雖用政刑亦非若申韓商
鞅之比史記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
術以干韓昭侯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
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商鞅
事詳見辨道第九章考註祇其所以與先王殊者乃

在急功利之意勝而不用禮樂也孔子小管仲之器
論語八佾篇子曰亦是意已後世儒者雖口能言以
德化之然不知所以化之之術是其過本在以道為
當然之理而不知其為安民之術焉故又以德為仁
義孝悌之類而不知舉用有德之人以導民也故其
務欲以己德道是是其意既急迫自用而無術何以
能使民嚮其風乎又誤以禮為法而以上下尊卑等
威明白不少差或為說則不出名家者流之意漢書
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辛
不成此其
所長也
豈足以爲先王陶鑄天下之術哉夫桓文
雖不及先生猶有其術豈若後世儒者不學無術之
倫哉吁不知古言之失一至于斯矣非夫

辨名考註下之下終

